[illegible]前尒時具壽大迦攝波在[illegible]
[illegible]林住處於小食時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亦復乞食遥
見大迦攝波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治
此愚人若迦攝波次第至家吐羅難
陀即先入其舍在門扇後立迦攝波
来告言聖者宜過家无熟食尊者即
[illegible]遂至餘家迦攝波来同
[illegible]妹如是展轉乃至多家皆聞斯
語情生恠異若阿羅漢不豫觀者於
事不知便即入定觀誰惱我見吐羅
難陀苾芻尼告言姊妹汝今無慿然
是具壽阿難陀作斯過失強請世尊
令如是等惡行女類出家近圓諸苾
芻聞以縁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
多有過患苾芻乞食處苾芻尼不應
前行作是念已告諸苾芻迦攝波善
說其事是故我今制諸苾芻尼苾芻
乞食尼不前行諸苾芻尼便不敢行
[illegible]

多有過患苾芻乞食處苾芻尼不應
前行作是念已告諸苾芻迦攝波善
說其事是故我今制諸苾芻尼苾芻
乞食尼不前行諸苾芻尼便不敢行
因此乞求難得向苾芻說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乞處苾芻尼避應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在乞
壽大迦攝波因行至彼衆見皆起吐
量百千大衆之中而為說法尒時具
羅難陁端坐不動衆人即白吐羅難
陁曰聖者大迦攝波人天恭敬我等
遥見咸悉驚起聖者端然不移於座
極為不善荅曰彼乃元是外道邪徒
極愚極鈍而来出家我是釋女從佛
出家博通三藏善閑說法契合真理
問荅無滯何合見彼從坐起焉時衆
聞已皆悉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信心長者婆羅門等善作譏嫌從今
已後苾芻尼遥見苾芻應從坐起若
有犯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若見苾
芻從坐起者後於異時蓮花色苾芻
尼於寺門首為諸大衆演說法要時
具壽阿難陁因行乞食至尼住處蓮
花色尼遥見彼来急從座起阿難陁
来即坐其座問言姊妹汝為大衆說
何教法報言演說某經子時具壽阿

花色尼遥見彼来急從座起阿難陁
来即坐其座問言姊妹汝為大衆説
何教法報言演説其經予時具壽阿
難陁即為大衆廣説其義蓮花色尼
一心佇立聽其説法阿難陁為貪説
法不令尼坐久立疲倦被日照身熱
悶倒地是時衆中無信心者共相議
日我聞蓮花色尼無諸染欲今見阿
難陁美貌容儀遂生異念欲火燒心
便即倒地諸苾芻聞以縁白佛佛言
汝等苾芻諸長者婆羅門善説其過
從今已後若苾芻尼於苾芻處来聽
法時應言姊妹就座而坐苾芻若為
説法忘令坐苾芻尼應可自知隨
處安坐
縁處同前如世尊説汝等苾芻由此
譬喩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
言日出者謂是如来出現於世喩如
日出放大光明衆鳥皆鳴者謂説法
人挍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餘
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群賊
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
逝如是苾芻如来大師於諸聲聞弟
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為欲哀愍以
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
訖汝等作者自可修行當離諠鬧獨處

子所應作者教令病作為欲哀愍以
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

詰汝等作者自可修行當離諠鬧獨處
閑居在空林中在一樹下或空室內或
在山崖或依坎窟或在草積或於靈
地或向塜間或死林處隨宜臥具趣
得支身如是等處當可端心勤修靜
慮莫為放逸勿於後時情生悔恨此
則是我之所教誡時諸苾芻聞佛說
已便往山林坎窟之中茂林清沼花
果勝處一心靜慮遠離放逸諸苾芻
尼亦近王園於闇林中或在餘處受
用隨時供身卧具加趺而坐宴默思
惟遂有蟲來入不便處因生苦惱世
尊聞已告諸苾芻諸尼不應加趺而
坐以修寂定應半加坐是時諸尼
奉教而作尚有細蟲入身相惱佛言
應以故破衣及以軟葉而為掩蔽方
始半加當修寂定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
德若苾芻尼捨戒歸俗重求出家得
與出家近圓不佛言鄔波離一經捨
戒更不應出家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
德先制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所有
過失所謂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
若須有餘緣者苾芻尼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
德先制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所有
過失所謂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
者頗有餘緣諸苾芻尼得請問苾芻
諸過失不佛告鄔波離必無因緣諸
苾芻尼得有詰責苾芻如前罪類所
有過失

第六門第八子攝頌曰

長者與殘食 殘觸不相避 不問隱屑事
近圓巫應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
巳久不生男女後時財物悉皆散盡
告其婦曰我今年老不能求財欲往
逝多林為出家事妻言聖子君若出
家我何依託亦去出家夫言賢首可
共同去長者將妻往大世主喬荅弥
處頂礼雙足白言聖者此是我婦樂
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願慈納
受我今亦往逝多林所而求出家荅
曰善哉男子夫妻能發此勝妙心俱
共出家斯為好事如世尊說出家之
人有五勝利功德無邊聖所稱歎五
勝利者如前廣說汝今可去我與出
家時大世主喬荅弥即與落髮長者
即往逝多林處求一苾芻為作出家
于時城中遠近咸聞皆言長者有福

家時大世主喬荅弥即與落髮長者
即往逝多林處求一苾芻為作出家

于時城中遠近咸聞皆言長者有福
令得出家多獲勝妙四事供養後於
異時入城乞食妻苾芻尼亦來乞食
時世飢饉乞求難得遇見其妻問言
仁者若為存濟妻曰時世飢饉乞求
難得辛苦存生便即告言我今多得
飲食供養若佛聽者減半相與時苾
芻尼還至本處向諸尼衆具陳其事
尼既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
若諸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
乞求難得者苾芻有食應可相與勿
致疑惑如世尊說若苾芻有如此苾
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有食相與
勿致疑惑者苾芻乞食得已便即減
半與苾芻尼恒來就食乃於他日其
苾芻尼別處得食而不來就苾芻作
念尼應餘處得食為此不來何勞留
分思惟是已便不出分尼於明日遂
來覓食報言仁者昨不見來遂不出
食今雖有者已成殘宿惡觸不堪受
用尼聞斯語禮足而還至住處具
說其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從
今已後苾芻殘觸苾芻尼得食苾芻

尼殘苾芻得食

說其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從
令已後苾芻殘觸苾芻尼得食苾芻

尼殘苾芻得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於僧衆中問苾芻尼與僧不同隱屏之事尼聞羞恥俯面而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問苾芻尼所有隱屏之事然苾芻尼自可相問苾芻若問得越法罪苾芻又問同或隱事彼復羞慚佛言可令尼隣方問彼尼以其事告彼隣者隣尼聞已方報苾芻由不對言少羞慚故

緣處同前具壽舍利子等與一苾芻尼受近圓已說頌告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无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說是語已時苾芻尼月期忽下舍利子告言姊妹汝可起去尼為羞恥便不肯起時舍利子觀知所以即便起去諸苾芻尼曰姊妹纔受近圓未離壇場豈合惱亂阿遮利耶令起不起荅言姊妹彼是大人不容見我猥屑之事仁等可不自知更責於我我為蹲居於前而坐月期忽下云何起去諸尼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

之事仁等可不自知更責於我我為
蹲居於前而坐月期忽下去何起去
諸尼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
自今已後與女近圓勿令蹲居可坐
氈上或坐草座或復小褥子上由諸
女人身柔軟故

第六門第九子攝頌曰

苾芻餘卧具　應與苾芻尼　尼不蹋橋板
不著婆身物

緣處同前尒時大世主喬答弥與五
百苾芻尼遊行人間日將欲暮到逝
多林作如是念時今已過日既將暮
不暇入城我等宜共隨時居止待至
天曉方可入城即於寺中露地而眠
所有衣服為塵土所汙至天曉已復
作是念若不頂礼大師至城還須重
来即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
見衣服塵土所汙知而故問喬答弥
曰衣服何因被塵土汙即以事具白
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陁曰苾芻所有
餘長卧具不與苾芻尼耶白言不與
佛告阿難陁從今已後苾芻受用餘
殘卧具應與苾芻尼勿致疑惑如世
尊說應與苾芻尼卧具者時諸苾芻
分卧具時皆取下惡留上好者與苾
芻尼佛言不應好者留與苾芻尼應

尊說應與苾芻尼臥具者時諸苾芻
分臥具時皆取下惡留上好者與苾

芻尼佛言不應好者留與苾芻尼應
與麁者隨時供給勿令闕事須食應與
緣處同前尒時具壽大迦攝波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吐羅
難陀苾芻尼從外而来欲入住處過
河水泛溢見迦攝波在板橋上吐羅
難陀作如是念此愚鈍物今可治之
速往橋邊用力蹋板時迦攝波遂即落
河衣服並溼鉢沉水底錫杖隨流迦
攝波曰姊妹汝无過犯乃是具壽阿
難陀作斯過失強請世尊度如斯類
惡行之女於佛法內出家為尼苾芻
聞已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
多生過失告言自今已後苾芻尼不
應共苾芻同橋上行若行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共苾芻同橋
行者時有大橋安隱廣大諸苾芻尼
不敢共行佛言如是寬廣大橋共行
无過
緣處同前尒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
至勝鬘夫人處夫人見已唱言善来
即就座令坐共為言議時吐羅難陀

尼問勝鬘曰姊妹何故髆麁腰細耶

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
至勝鬘夫人處夫人見已唱言善來
即就座令坐共為言議時吐羅難陁
尼問勝鬘曰姊妹何故胸麁腰細耶
答言聖者何須問此我但以物結束
為悅王意尼曰我今等閑且問答言
聖者我用物纏是故麁也尼曰由此
衆人見者相愛勝鬘默尒尼至住處
亦著此衣諸尼問曰此非法衣豈合
尼畜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非
法衣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尒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又
見夫人乳房圓正問答同前夫人我
著覆乳房衣又見夫人著承乳房衣
又見著勒腰衣吐羅難陁見皆借問
如上具答尼即學作著用此衣佛言
皆不合著用者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漬水汗衣　不持死胎子　不吞於不淨
觸已子非他
緣處同前尒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入
城乞食時大迦攝波在城乞食臨泰
墬行吐羅尼見便作是念我今宜可
洽此惡人遂持大墫速至傍邊遙擲
墬內穢惡臭水汙其衣服迦攝波曰
汝无愆犯然是阿難陁作斯過失臭
説如上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苾

墼內穢惡臭水汙其衣服迦攞波曰
汝无慙犯然是阿難陁作斯過失臭
說如上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苾
芻尼不應以穢惡水汙苾芻衣服若
犯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尒時有一長者大富多財
娶妻未久將諸財貨出外興易妻散
好食著妙衣裳欲心熾盛遂共一男
而作私通因即有娠既經多月而作
是念我宜墮胎若不落者夫到之日必
當害我遂即墮胎情懷憂念我今落
訖何處安置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因
乞食入其舍告言妙相可與鉢食荅
言聖者可去无授食人我懷憂惱報
言妙相可有人亡荅言無有人亡然
我墮胎不知欲棄何處報言妙相我
若為棄頗能常供乞鉢食不荅言我
與我之侍者及知事人亦能與不荅
言並與即以大鉢盛彼死胎向空舍
中而為棄擲時彼舍內先有衆多濕
行男子室中聚立見而問曰禿頭糴
女欲何所作荅曰只由汝等無賴狂
夫通他婦女造斯過失令我棄胎男
子聞已惡罵而去時彼男子路逢諸尼
報言罪過物汝吐羅難陁尼現作如
是棄胎惡業諸尼默尒尼白苾芻苾

子聞已惡罵而去時彼男子路逢諸尼
報言罪過物汝吐羅難陁尼現作如
是棄胎惡業諸尼默尒尼白苾芻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大鉢有如是
過是故諸尼不持大鉢告諸苾芻吐
羅難陁作非沙門行當知諸尼不應
作此非法之事不持大鉢若尼持大
鉢作如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
尼不持大鉢者諸尼不知持何等鉢
佛言苾芻小鉢是尼大鉢
緣處同前時笈多尼既將一渧不淨
置在口中復將一渧置下根內衆生
業報難可思議遂即懷娠生童子迦
攝波時笈多尼不敢手觸兒便啼哭
諸親問言何故兒哭尼聞默尒餘尼
答曰世尊制戒不許觸男故不敢近
為此啼哭彼即答言世尊大悲云何
已子不聽手觸母不觸者豈可命存
尼聞稱善往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言
已子應觸長養抱持無有過失
緣處同前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
者女人多愛便捉此兒從肩至肩竟
共抱持其兒便瘦諸親見問何意如
是彼緣具說咸共譏嫌以緣白佛佛
言尼不應觸他孩子若觸得越
法罪
第[illegible]門總攝頌曰

是彼婬具說咸共譏嫌以緣白佛佛
言[illegible]尼不應觸他孩子若觸得越
法罪
第七門惣攝頌曰
笈多尼不住 僧脚崎二衣 道小羯磨時
沽酒尼根轉 寺外不以骨 第七攝應知
第七門第一子攝頌曰
笈多與兒宿 王舍藥叉神 施兒衣繫項
稱名與祭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與
男同一室宿時笈多苾芻尼遣童子
迦攝波出外令宿子即啼哭諸親聞
已問笈多曰童子迦攝波小兒夜何
啼哭尼默不對諸尼報曰世尊不令
苾芻尼與男子同一室宿為此令出
由是夜啼諸親曰世尊大悲看童子
小兒不與母宿當招禍患可白世尊
諸尼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笈多
尼應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應
如是乞敷座鳴揵稚尼衆集已笈多
令掌薩應致礼於上座前或於草坐
塼上或褥上坐合掌而住作如是白
大德尼僧伽聽我笈多苾芻尼生男
欲與子同一室宿今從尼僧伽乞與
子同一室宿羯磨願尼僧伽與我與
子同室宿羯磨憐愍故如是三說已

欲與子同一室宿今從尼僧伽乞與
子同一室宿羯磨願尼僧伽與我與

子同室宿羯磨憐愍故如是三說已
次令笈多尼離聞處著見處須一苾
芻尼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爲自
生男此笈多今從僧伽乞與子同室
宿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
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作笈多與子
同室宿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
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爲自生男
此笈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
室宿羯磨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
子同室宿羯磨若諸苾芻尼僧伽聽
與笈多與子同室宿者默然若不許
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笈多與子同
室宿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
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苾芻尼已蒙僧伽作與子同室宿
羯磨竟宜應與子同室而宿勿致疑
惑其笈多伴尼亦共同宿尼白苾芻
苾芻白佛佛言其有子尼應與子宿
非是餘人共餘人宿者得越法罪是
時笈多子年長大猶共同宿尼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言尼告子大不應

同宿

時笈多子年長大猶共同宿尼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言尼若子大不應

同宿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住時此城內於
一山邊有藥叉神而為居止名曰娑
多此常擁護影勝大王中宮妃后王
臣宰輔及諸人衆由彼力故王及諸
人悉皆安樂時降甘雨苗稼善成花
果泉池在處充滿常无飢儉乞求易
得諸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商估
之類悉皆來湊摩揭陁國時此藥叉
亦皆覆護娑多遂於自類族中娶妻
同住是時北方健陁羅國復有藥叉
名半遮羅恒住於彼亦常擁護令
彼國中安隱豐樂與摩揭陁境事無
差異時彼藥叉亦於同類娶妻共居
後於異時諸方藥叉共為聚會此二
藥叉得申歡愛共為親友執別之後
各還故居娑多藥叉取摩揭陁上妙
花果送與半遮羅彼以北方所出花
果送與娑多如是多時共申情好復
因聚會重得交歡是時娑多語半遮
羅曰作何方便我等殁後所有子孫
共為親愛不相疎隔半遮羅曰善哉
斯語我意同尒娑多曰今可共作指
腹之親我等二門若生男女共為婚

共為親愛不相疎離半遮羅曰善哉
斯語我意同介婆多曰今可共作指
腹之親我等二門若生男女共為婚
媾彼言可介時婆多妻未經多時遂
有娠體月滿生女容貌端嚴見者愛
樂其女生時諸藥叉衆咸皆歡慶諸
親立字名曰歡喜于時半遮羅聞彼
生女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婆多藥叉
是我親友今既生女我當生男彼即
是我所愛新婦可作嚴身瓔珞衣服
令使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女情甚
歡悅令送衣服願垂納受時婆多得
書領信還以書荅然半遮羅意唯求
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兒
與其立字既是半遮羅子應号半支
迦時婆多藥叉聞半遮羅生一男子
便作是念我友生男豈得徒然可寄
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女夫何疑
遂裁書曰聞君誕子慶喜交懷聊寄
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冀表不空
彼覽書已報書荅曰許作交親令皆
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時婆多藥
叉婦還有娠其時諸山出聲如大象
吼月滿生時其山復吼諸親議曰此
之孩子誕生之日及以生時山皆鳴
吼既是婆多之子應名娑多山既長

吼月滿生時其山復吼諸親議曰此
之孩子誕胎之日及以生時山皆鳴
吼既是婆多之子應名婆多山既長
大已父遂身亡自為家主是時歡喜
年既長成報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
舍城現有諸人所生男女悉皆取食
弟言大姊曾聞我父於此城主及諸
人衆常皆擁護令得安樂離諸憂惱
我今宜可更加守衛此則是我所防
境界若有餘人為損害者我應遮護
尒今何得生此惡心宜除此念然藥
叉女由於前身發惡邪願習氣力故
復告其弟說如前事弟知姊意事難
迴改作如是念我力不能遮其惡念
然父在日許嫁與他我今宜可作婚
姻事即便裁書與半遮羅藥叉曰我
姊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為親當速来
此彼得書已便為盛禮至王舍城娶
婦歸故既至本城經多時已與其夫
生情義相得作如是語仁者當知我
意欲得王舍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
女皆取食之答言賢首彼皆是汝家
族住處餘来侵害尚欲相遮寧容汝
今輒為酷虐興斯惡念勿更再言由
彼前身所發邪願熏習力故作不忍
聲懷瞋且默後於異時便生一子如

今輒為酷虐興斯惡念勿更再言由
彼前身所發邪願熏習力故作不忍
聲懷瞋且默後於異時便生一子如
是次第更生五百其最小者名曰愛
兒時五百兒咸勢成立恃豪強欲
行非法夫頻勸誨竟不受言夫知彼
心默尒而住是時歡喜便於王舍城
中隨來去處現在人衆所生男女為
次食之尒時城中既失男女所有人
衆皆共白王臣等男女皆被盜將不
知是誰作斯巨害痛惱中極欲遣如
何願王慈悲善為尋察王即勑令諸
處街衢四面城門令兵守捉時諸兵
士亦被偷將日覺少人不知去處婦
人懷娠者咸亦被偷將向餘處于時
王舍城中大災盛起諸王臣佐重啓
大王今此國中生大災難具說上事
王聞驚怪即喚卜師問其所以荅曰
斯之災橫皆是藥叉所作宜可速辦
諸妙飲食而為祭祀王下明勑擊鼓
宣令告諸人曰无問主客在我境者
皆須備辦飲食香花掃灑街衢城隍
聚落種種嚴飾鼓樂音聲鈴鐸幡幢
于時王舍城人既奉王勑各以精心
備辦飲食香花等物嚴飾街衢如歡
喜園處處祭祀雖勞備設災橫不除

于時王舍城人既奉王勑各以精心
備辦飲食香花等物嚴飾街衢如歡
喜園處處祭祀雖勞備設災横不除
皆惱憂惶莫知所計于時守護王舍
城天神於睡夢中告諸人曰汝等男
女咸被歡喜藥叉之所食噉汝等宜
可往世尊處所有災皆佛當調伏諸
人報神曰此既取我男女充食則是
惡賊藥叉何名歡喜因此諸人皆奐
為訶利底藥叉女王舍城人聞是事
已皆往佛所頂礼佛足白言世尊此
訶利底藥叉女於王舍城所居人衆
便於長夜作不饒益我等於彼先無
惡念然彼於我懷毒害心所生男女
咸悉盜去以充飲食唯願世尊憐愍
我等為作調伏尒時世尊默然受請
彼等咸知佛受請已頂礼雙足奉辭
而去至明清旦佛即著衣持鉢入城
乞食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即
往訶利底藥叉住處時藥叉女出行
不在小子愛兒留在家內世尊即以
鉢覆其上如来威力令兒不見弟弟
見諸兒時藥叉女迴至住處不見小
兒即大驚忙觸處尋覓及問諸子愛
兒何在荅言我等並皆不見便自搥
胷悲泣交流脣口乾燋精神迷乱情

兒即大驚忙鬭處尋覓及問諸子愛
兒何在答言我等並皆不見便自搥
胷悲泣交流脣口乾燋精神迷乱情
懐痛切速趣王城遍行諸坊康莊道
路園林池沼天廟神堂客舍空房皆
求不得更加痛切便即顛狂脫去衣
裳大聲𠲿唱言愛兒汝今何在遂
出城外巡歷村莊大聚落中皆覓不
得即往四方乃至四海亦皆不見披
鬟露形宛轉於地肘行膝步蹲居而
坐如是漸次到贍部洲七大黑山七大
金山七大雪山無熱池香醉山覓皆
不得情懐苦惱氣咽不通又往東方
毗提訶西瞿陁尼北俱盧洲亦皆不
見便往等活黑繩衆合叫喚大叫喚
熱極熱阿鼻止頞部陁尼剌部陁阿
吒吒呵呵婆呼呼婆青蓮花紅蓮花
大紅蓮花如是等十六大地獄皆亦
不見又往妙高山處先登下層次登
第二第三層直過多聞天宮至妙高
山頂先入衆車園次入雜廣歡喜皆
覓不見即往圓生樹下乃至善法堂
中入善見城欲入帝釋㝡勝殿中時
有金剛大神與無量藥叉守門而住
見彼來入便即趂出善見城外情加
痛切至多聞天處於大石上投身躃

有金剛大神與無量藥叉守門而往
見彼来入便即驅出善見城外情加
痛切至多聞天處於大石上投身躃
地悲啼號哭白言大將軍我小子愛
見被他盜去莫知何在願見施我多
聞天曰姊妹不須憂惱自作顛狂汝
今且觀近汝家室晝日遊處誰来居
止荅言大將軍沙門喬荅摩在彼而
住報曰若如是者宜可速往彼世尊
所而作歸向彼當令汝得見愛兒彼
聞斯語情生歡喜如死再生還来本
處遥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
嚴其身圓明赫弈超日千光如妙寶
山深生渴仰憂惱悉除情同得子既
至佛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白言世
尊我久離別小子愛兒唯願慈悲令
我得見佛告訶利底藥叉女汝有幾
子荅言我有五百兒佛言訶利底五
百子中一子若无有何所苦荅言世
尊我若今日不見愛兒必吐熱血而
取命終佛言訶利底五百子中不見
一兒受如是苦況他一子汝偷取食
此苦如何荅言此苦倍多於我佛言
訶利底汝既審知愛別離苦云何食
他男女耶荅言唯願世尊示誨於我
佛言訶利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

訶利底汝既審知愛別離苦去何食
他男女耶荅言唯願世尊示誨於我
佛言訶利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
在人衆皆施无畏者能如是不起此
坐得見愛兒荅言世尊我從今已去
依佛教勅王舍城中現在諸人皆施
无畏作是語已時佛令彼得見愛兒
于時訶利底歸依如来請受禁戒城
中人衆皆得安樂離諸憂惱時訶利
底母親於佛所受三歸依并五學處
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前白佛言世尊
我及諸兒從今已去何所食噉佛言
善女汝不須憂於贍部洲所有我諸
聲聞弟子每於食次出衆生食并於
行末設食一盤呼汝名字并諸兒子
皆令飽食永无飢苦若復有餘現在
衆生及江山海處諸鬼神等而應食
者皆悉運心令其飽足佛告訶利底
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我法中若諸
伽藍僧尼住處汝及諸兒常於晝夜
勤心擁護勿令衰損令得安樂乃至
我法未滅已来於贍部洲應如是作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時訶利底母五
百諸兒及以諸来藥叉等衆皆大歡
喜頂礼奉行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
皆有疑請世尊曰訶利底母先作何

百諸兒及以諸来藥叉等衆皆大歡
喜頂礼奉行時諸苾蒭聞佛説已咸

皆有疑請世尊曰訶利底母先作何
業生五百兒吸人精氣食王舍城人
所生男女佛告諸苾蒭汝等諦聽此
藥叉女及此城人先所作業還須自受
汝等苾蒭乃往過去王舍城中有牧
牛人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是時无佛
但有獨覺出現人間樂居寂靜受用
隨宜邊際卧具世間唯有此一福田
時此獨覺遊行人間至王舍城為大
設會有五百人各各嚴身咸持飲食
并將音樂共詣芳園於其路中逢見
懐娠牧牛之女持酪漿瓶諸人告言
姊妹可来舞蹈共為歡樂女見相喚
便起欲心舉目揚眉共為舞蹈由其
疲頓遂即墮胎城中諸人皆向園内
女懐憂惱掌頰而住便以酪漿買得
五百菴沒羅果時彼獨覺来至女傍
其女遥見身心寂定威儀庠序在路
而行情生敬仰遂即近前頂礼雙足
持香美果奉施聖人諸獨覺者但以
身化口不説法欲饒益彼女人故如
大鵝王開舒兩翼上昇虚空現諸神
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歸向如
大樹崩投身于地合掌發願我今於

大鵝王開舒兩翼上昇虛空現諸神
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歸向如
大樹崩投身于地合掌發願我今於
此真實福田所施功德願我當来生
王舍城於此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
女我皆取食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彼
牧牛女豈異人乎即訶利底藥叉女
是由彼往昔奉施獨覺五百菴沒羅
果發惡願故今生王舍城作藥叉女
生五百子吸人精氣食啖城中所有男
女汝等苾芻我常宣說黑業黑報雜
業雜報白業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
業離黑雜業乃至果報還其自受時
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礼佛
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時訶利底既受如来三歸
五戒已遂被諸餘藥叉神等而作災
難即將諸子施與衆僧若見苾芻行
乞食時皆化作小兒隨後而去王舍
城中女人見時多生憐愛即来抱持
彼便隱沒時諸女人白苾芻曰此是
誰子答言訶利底兒女人報曰此是
殺家毒害藥叉所生子耶苾芻報曰
彼已皆捨毒害之心為諸藥叉與作
災難為此將来施與我等女人作念
藥叉之女能捨惡心將子奉施我等

彼已皆捨毒害之心為諸藥叉與作
哭難為此將來施與我等女人作念
藥叉之女能捨惡心將子奉施我等
諸子何不施與遂將男女施與僧伽
僧伽不受女人白言聖者尚能納受
毒害藥叉女兒何故不受我等男女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受諸苾
芻奉教雖受不為守護縱其自意隨
處遊行諸苾芻白佛佛言若將一男
施與僧伽一苾芻為受以故袈裟片
繫其頂上而為守護若多施與於上
中下座隨意受之同前守護勿致疑
惑時諸父母遂將財物還來贖取諸
苾芻不受佛言應受彼於後時情生
愛戀復將衣物施與苾芻希報恩故
苾芻知心而不為受佛言應受如世
尊說應受贖兒財物者時六衆苾芻
遂從父母要索全價佛言不應索價
應隨彼意知足受取
緣處同前時訶利底藥叉女既將諸
子施與僧伽夜臥患飢啼泣至曉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晨朝應持飲
食稱其名字而祭祀之或有欲得齋
時而食佛言應與或有非時欲得飲
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苾芻鉢中
殘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不淨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受諸苾
芻奉教雖受不為守護縱其自意隨
處遊行諸苾芻白佛佛言若將一男
施與僧伽一苾芻為受以故袈裟片
繫其頂上而為守護若多施與於上
中下座隨意受之同前守護勿致疑
惑時諸父母遂將財物還來贖取諸
苾芻不受佛言應受彼於後時情生
愛戀復將衣物施與苾芻希報恩故
苾芻知心而不為受佛言應受如世
尊說應受贖兒財物者時六衆苾芻
遂從父母要索全價佛言不應索價
應隨彼意知足受取
緣處同前時訶利底藥叉女既將諸
子施與僧伽夜臥患飢啼泣至曉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晨朝應持飲
食稱其名字而祭祀之或有欲得齋
時而食佛言應與或有非時欲得飲
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苾芻鉢中
殘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不淨
佛言應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